

## 我的安顺乡愁

□ 洪琴



从前,有人问我是哪里人,我回答起来毫不迟疑。可是,近年来,我说起这座城市时,不再如从前那般理直气壮。

安顺是个小城,可我熟悉的地方很有限。我上大学后的这些年,小城的飞速变化自不必说——我的父母这些年来经历了三次拆迁,而下周,他们要第四次搬家了。

一个原因:我是个超级路痴!我严重怀疑,自己的大脑缺失了掌握方位的那根筋,迷路,是我人生焦虑的一个永恒主体。每当与朋友、亲人们忆起从前,“从某某地方往前走,穿过某某地方,会见到某某东西。”我就总是一头雾水……我的记忆中有鲜活的场景,但说起地理方位、空间布局,则不知所云。从前年轻,不觉得有什么,可是这些年,每当我在大家的“记忆地图”前感到茫然时,便有些心虚。

而另一个原因,便是在安顺生活的那些有些“离地”。懵懂未开、不谙世事,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,对脚下的这片土地并无很大的好奇心。混混沌沌地把这里称之为故乡,但从来未觉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这片土地,了解她的历史印记、地理构成、民俗人情、思维模式。那些将我与此片土地联系起来的一条条线索,在这里生活时,尚不懂得珍惜。

17岁离开,我从此成为了这里的过客。在外的日子渐长,与家乡的联系慢慢

开始疏离。有些本地的地道方言,开始生疏,有时在大脑中还需要一个翻译的过程。还有,安顺人嗜辣、咸、香,我常常怀念本地美食,但每次回来吃时,常常被辣得泪流满面。

过去十年,小城飞速变化,很多从前交通和通讯难以抵达的地方开始为人所知。偶尔,有外人对我说起,去过安顺的某某地方,而我这个安顺人只能满怀愧疚地答我还没去过……或者,见媒体上介绍这里的风景和某些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,我便像一个外乡人一样,充满新鲜感和好奇,心想下次旅行不如去这里。可每次计划旅行,世界那么大,家乡的排序,总是往后移。而每年回乡探亲,时日有限,陪伴父母、探亲访友,就该回行了……

讲真,我不得不自问,对于我的故土,我了解多少?

不过,这与我自身有关,一定程度上也是这座城的特质使然。在这座城里,其实也有过不少像我这样不太接地气的人。在安顺生活了十八年之久的一位现代文学家,曾感慨他是“这片土地上匆匆行走的过客”,我读到很有同感。这座群山环绕的边城小寨,在全国六百多个城市中,不知算是多少线。可是,也是因得这个地理特征,曾有很多人从大江南北移民来此,汇聚在这座群山环绕的边城,当中有不少,曾像过客一样在这里生活。

历史上,这个微不足道的地方曾经有

个几次大的移民潮。最早的一次大概是明朝时朝廷屯兵戍边,大批江南一带的军队及眷属来到此地定居,随之带来外地的建筑形式、语言、饮食、服饰、民俗。因多山的地形,他们驻扎的环境相对封闭,江南文化在这里代代传承下来,成为不少人类学家研究的对象。我认识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位人类学教授,多年研究安顺屯堡文化,每次来一待就是一两个月。他说有些在江南本地已经失传的东西,在这里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。

抗战引发了这里的第二次移民潮。这个免受日本人蹂躏的边缘山城,接纳了不少外地难民,随之也带来各地的民俗、文化。

还有建国后三线建设时期,不少重工业、军工厂纷纷搬迁到山区。这座边城,大约有一百多间这样的工厂大院,他们有自己的大院生活模式,与本地甚少交集。再有,就是支边,很多大城市的青年来到这里,支持边城建设。

便是这样的几次大潮,使这座小城到处都是异乡人。我的闺蜜,也是小学中学跟我一起长大的同学,来自四川,父亲随勘探石油的大队来到这里,定居下来。另有一个初中好友来自广东、一个高中好友来自湖南。她们都是生活在大院里,大多数不会说本地话。我爸有个朋友,住的整个大院都来自上海,不单院子里说上海话,连周边的本地人也因跟他们交往而学会上海

话。这些人,因返乡政策,或到外上大学,陆续地离开。

除了大院,城市中也到处有散居的外地人。我小学的同桌名“睿安”,因他家来自成都;我的表哥名“津安”,因姑父是天津人。我还认识不少叫“X安”的,名字就告诉了你们家来自哪里。

可是,这种各地人杂居的特质,一方面让人有些疏离,另一方面却也塑造了安顺独特的人文环境,这里其实有很多可以书写的历史、记忆——人口流动,往往是文化交汇的契机。随着上一代外地人返乡潮慢慢结束,新一代的新安顺人从别的地方移入这里。也许,人口的移进、移出,本来就是城市的命运。

离开安顺后,我在上海生活了八年,又到港多年。对于我的第二、第三故乡,我都曾用心去了解过她们的历史、人文,去学习本地语言,去过本地的生活。

可是,对于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,理所当然地忽略了,过客般地来来去去,未曾用心停留……当我回答我来自哪里时,开始有了心虚的感觉和愧疚。

倒是我的四川闺蜜,在外大学毕业后回到安顺定居,成为了真正的本地人。

年岁渐长,对生活在这里的父母、朋友,对这片土地,开始有了深深的眷恋。

“你是哪里人?”——若要回答这个问题,也许,未来,我要多花点时间,去认识、去体味苏士、斯民。

## 跨越时空的诗意乡愁

□ 孙朝高



西秀区,云贵高原中一抹独特的色彩,低调地隐匿在黔中腹地。走近她,如缓缓展开的古朴画卷,竟然织满了千年苍越激荡的故事。

如今的她,在静静地期待着什么?融进这座小城,古朴与现代交融的气息让人沉醉不知归路。一砖一瓦、一步一景,在岁月的洗礼下散发出馥郁芬芳。古老的街巷以历史的琴弦,低吟着曾经的繁华与沧桑。无论是散发着红色力量的王若飞故居,还是典雅矗立的西秀白塔;无论是精巧绝伦的安顺文庙,还是美得让人心颤的虹山湖,随处可见的飞檐斗拱,雕梁画栋,木、石、砖雕均让人叹为观止。有心人只要静静地穿于其中,就能品味到时光轮回的味道。

当然,这种味道也是感性的。温婉的虹山湖,恰如一汪碧翡翠镶嵌于城市之中。当晨曦微露,第一缕阳光洒落湖面,波光粼粼,金光闪烁,晨光之中便充满了活力。湖岸垂柳依依,柳枝轻拂水面,似羞涩少女与湖水私语呢喃。沿湖岸晨练之人,动的身影与静的湖光山色相映成趣。湖畔清风携花香袭来,沁人心脾,九孔桥连接着两岸的山峦,晨雾缭绕间,若隐若现,如诗如画。

西秀精致的内涵,蕴藏在山野乡村中。驱车达旧州,这座历史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,是古“安顺州”所在地,曾是安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核心。偶尔你会听到:麟山晴岚、文阁夕照、扶风夜笛、华严晚钟、南堤绿柳、北岭寒梅、翠微春霁、碧波秋月这些优美致极的词语,所阐述的就是著名的旧州八景。从这些隽美的文字里,可以体会旧州历史文化的厚重与源远流长。

这座被誉为“梦里小江南,西南第一州”的古镇,一个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错落有致,布局严谨地坐落在街道两旁。虽历经岁月侵蚀,仍然散发出浓郁悠远的人文气息。人在山中,身在绿中,山环水绕,人行景中,只有到这里,才能真正感受到传统中式建筑美学的韵味。

我坚信,在旧州,生活是率性而充满诗意的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有一句让大家津津乐道的话:高端的食材,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。——其实,在西秀,在旧州,高端的美食,往往藏在最普通的市井人家。在旧州的美食江湖里,饮食不尚浮华,充满了人间幸福的烟火味。重品质显特色的旧州辣子鸡、材质地道的鸡块豆腐、清爽可口的八宝饭,可谓一绝。香气升腾的酥酥包,饱含人生滋味的夺夺粉、冷暖气息的丝娃娃,还有让人欲罢不能的腊肉、血豆腐、臭豆腐、小茨姑、霉豆腐等,以旧州为核心的屯堡美食,让南来北往的人欲罢不能。

不时有三三两两的旧州女子着凤阳汉服,温婉如玉地漫步在街道上,纯朴的脸上,还存留着江南女子婉约的笑容。开口交谈间,一股江淮古韵乡音婉转动听,跨越时空,回荡在街道的尽头。

不知不觉,我们已经深入到享誉中外的屯堡文化核心区。一个清静如水的屯堡小寨,引我们登上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——云山屯。云山屯坐落于云贵山峡谷深处,群山环绕,屯堡城墙依山势蜿蜒盘旋,明清一条街巷道纵横交错,仿若迷宫。瞭望孔与射击孔密布,见证了当年屯堡防御外敌之坚毅。屯内建筑为石木结构,石墙坚固,石板屋顶沉稳,融合了徽派与江南水乡建筑风格,独具屯堡特色韵味。

恰逢屯堡地戏开演,演员头戴精美面具,身着古装,手持木制兵器,于空旷场地演绎古代金戈铁马热血沙场的故事。唱腔高亢激昂,仿若穿越时空的呐喊;动作刚劲有力,一招一式尽显古朴雄浑。台下观众围坐,沉浸其中,喝彩声此起彼伏。被称为“戏剧活化石”的屯堡地戏,传承了屯堡人几百年军旅尚武的精神梦想和寄托。

作为屯堡文化的核心区“云峰八寨”的古屯堡村寨,最著名的除了云山屯,还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——本寨村。毗邻云山屯的本寨,仿若宁静的世外桃源。村落依山而建,街巷纵横交错,每个寨子都建有寨墙、碉楼和石墙的江南民居风格的四合院,巷巷相通、户户相连,既宜居又利巷战,被学者们誉为“冷兵器时代最后的堡垒”。

我在想,如果陶渊明发现了这些让人心醉的屯堡村落,又会激发出多少传诵古今的名作?

而在被称为“大明屯堡第一屯”的鲍家屯,印象最为深刻的,莫过于古村落的建筑。整个村寨取石为材,依八卦阵而建,布局匠心独运,充满神秘莫测之感。八条巷道如射线自中心广场延展,划分村寨不同区域。此布局不仅利于防御,更彰显古人对风水哲学的深邃领悟。最令人惊叹的鲍家屯古水利工程,始建于明代,历经风雨,至今仍发挥效用。沟渠交错纵横,引河水入村寨,润泽农田,滋养生活。

“石头的地面石头的墙,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,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,石头的碓窝石头的缸。”

——这首屯谣,道出了屯堡村落“石头上的江南”的本质。

遥望江南三千里,家国情怀六百年。明王朝为固国安邦,先后“调北征南”和“调北填南”,大批江淮军民远赴黔地戍边屯田,大部分在西秀区云峰八寨落地生根,就此开启了屯堡文化的绝世传奇。

我们漫游在屯堡村落之间,一脚跨进明清时代的梦境里,一脚又踩着现代文明的主旋律。青石板路在脚下延展,触手皆是历史的温度;朱门铜锁,封存了多少世家兴衰;雕花窗棂,透过几缕旧日阳光。轻抚斑驳墙面,仿佛听到了先人的嘱托与期望。

暮色四合,华灯初上,我们缓缓驱车返回小城,窗外景色后移,村落渐成剪影,车窗外飘来一个劳作晚归小妮的屯堡山歌:

屯堡妹懂屯堡郎,同甘共苦情义长;  
前世修得同心锁,一心一意为了家;  
小妮清婉婉转的屯堡山歌萦绕在旷野上空,让人回味无穷……

瞬间,脑中一片清明,时光流转,在这片土地上,曾经金戈铁马和坚守如斯的先辈们,以及我们现在所做的和将来要做的,不就是为了这几句山歌里的呼唤吗?

——这是一种跨越时空而又难以割舍的、亘古不变而又阳光灿烂的诗意乡愁!

## 记忆紫云

□ 易华



紫云,一片神秘而迷人的土地,宛如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瑰丽瑰宝。山川纵横交错,山峦起伏有致,有的山峦巍峨高耸,似利剑直插云霄,彰显着大自然的雄浑磅礴之力;有的山峦宛如睡美人般,线条柔和,静谧而优美,山峰间云雾缭绕,仿佛给它们披上了一层梦幻般的薄纱,让整个山峦都沉浸在一种如梦如幻的美妙氛围之中。

河流在大地上蜿蜒流淌,清澈见底,波光粼粼,如同一面巨大的澄澈镜子,倒映着两岸的青山绿树、蓝天白云,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自然画卷。河水时而奔腾呼啸,如万马奔腾,展现出磅礴的气势,那汹涌的波涛仿佛在诉说着大自然的激情与活力;时而潺潺流淌,如轻声细语,诉说着岁月的悠悠故事,那轻柔的水声仿佛是大地母亲的呢喃细语,抚慰着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。

森林是紫云的绿色宝藏,郁郁葱葱,繁茂至极。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,形成了一片浩瀚无垠的绿色海洋。走进森林,清新

的空气扑面而来,混合着泥土的芬芳和树木的清香,让人顿感神清气爽,仿佛身心都受到了大自然的洗礼。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洒下,形成一道道金色的光束,如同舞台上的聚光灯,照亮了这片神秘的土地。森林中,鸟儿欢快地歌唱,那悦耳的歌声仿佛在讲述着苗族悠久的历史 and 动人的传说,让人仿佛穿越时空。

苗族的节日充满了浓厚的民族特色,“正月跳花节”时,人们身着盛装,欢聚一堂,对山歌、跳苗舞、斗鸡等传统活动精彩纷呈,热闹非凡。在这个欢乐的节日里,激昂的苗族飞歌回荡在山谷间,那歌声中蕴含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,让人深深感受到苗族人民的热情与活力,仿佛整个山谷都被他们的喜悦所感染。

布依族的建筑风格别具一格,典型而标准的杆栏式建筑,有的用竹篱围起,有的由土坯和石头堆砌而成,70年代后期,还出现了坚固耐用、冬暖夏凉的砖木混建房屋。这些房屋与周围的山峦、田野相互映衬,相得益彰,仿佛是大自然的一部分,充

满了古朴的韵味,诉说着布依族人民与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,宛如一首无声的诗篇,吟诵着岁月的故事。布依族的纺织技艺也十分精湛,妇女们用灵巧的双手织出精美的布匹,布匹上的图案和色彩蕴含着布依族的文化特色,象征着吉祥如意的图案,代表着丰收喜悦的色彩等,无不展现出布依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,仿佛每一块布匹都承载着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。

布依族的传统节日“三月三”“六月六”同样意义非凡,在这一天,布依族人民会祭祀祖先,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。他们会在河边对歌,青年男女们借此机会互诉衷肠,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。同时,人们还会制作各种美食,如五色糯米饭、血豆腐等,那鲜艳的颜色和美味的口感,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,更象征着布依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,仿佛每一口美食都蕴含着他们对生活的深情与期待。

